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二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侍詔臣胡士震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監生臣王錦

毛詩注疏卷二十八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音義朝直遥反注同疏正義曰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嗣父為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

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為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為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為此歌也小毖言懲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以其居攝之日抗禮世子今始即政周之新王故亦與此為類稱嗣王也經云於乎皇考下篇羣臣進謀云率時昭考皆以武王為言計歲首命諸羣廟皆朝此特謀政故在武王廟也此篇王所自言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稱為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似一人之作皆因朝廟而有此事故首

篇言朝以冠之箋正義曰以頌皆成王時事故知嗣王為成王曲禮云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彼謂祝之所言以告神因其内外而異稱此非告神之辭直以嗣續先王稱嗣王耳古者天子崩百官聽於冢宰世子以三年之内不言政事此嗣王朝廟自謀為政則是即政之事故知除武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當為吉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為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始即政者始欲即政先朝於廟既朝而即聽政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於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於祭故略而言朝則祭可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傳閔病造為疚病也箋

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傳庭直也箋云兹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傳序緒也箋云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倦也於乎君王歎文王武

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音義嬛其傾反崔本作煢疚本又作究音救上時掌反又如字孝行下孟反懈音解疏正義曰毛以為成王將涖政而朝於廟乃追悼於已過欲自彊於未然故感傷而言曰閔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道之不為言先王既崩家事無人為之使已孤特嬛嬛然在於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為家事得致太平令將自為政故追述其父於乎可歎美者我之君考謂武王也此武王之道長可後世法之能為孝行常能念此君祖文王上事天下治民以正直之道而行止子繼父業是能孝也皇考以念皇祖而能同其德行繼我之小子當早起夜臥敬慎而行此祖考之道止言將不敢懈倦也於是可歎美者我文武之君以道有此德故我當繼其緒業思其所行不敢遺忘也由不敢忘故夙夜行之鄭以為周公未攝之前成王因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今遭此家道之不成惟此為異餘同

傳正義曰閔病疚病皆釋詁文造為釋言文言毛意若在歸政之後則武王崩已多載令言小子在疚遭家不為追述武王初崩之時也言遭家不為謂家事無人為之賴周公為之已得太平將欲躬行故上念父祖追述此事為下言發端故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為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為徒嬛嬛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為家事以致太平傳意或然箋正義曰閔者哀悶之辭故為悼傷之言有所造為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恃無之則已身孤特故云嬛嬛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閔疚並訓為病於文太重孫毓云傳以閔為病以造訓為雖義不異於辭不便箋說為長傳正義曰庭直釋詁文箋正義曰茲此釋詁文又云陟升也釋言云降下也故以陟降為上下也武王身為孝子耳而云長世是其孝之法可後身長行故知謂以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之也文王身為王矣無人得在其上

故為上以直道事天為君所以救民故為下以直道治民即與文王所云文王陟降一也以庭止與陟降共文則二者皆用直道故分而屬之直者即不私枉之謂故云言無私枉論語云舉直措諸枉是枉者不直也禮記曰奉三無私是直者無私傳正義曰序緒釋詁文以王世相繼如絲之端緒故轉為緒箋正義曰敬者必慎故言敬慎也以上有皇考皇祖故云慎行祖考之道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為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為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文處末可以總前祖考故知兼念文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序訪落嗣王謀於廟也箋云謀者謀政事也疏正義曰訪

落詩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為此歌焉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傳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箋云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答之以謙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若扶將我就其曲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維予小

子未堪家多難箋云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音義艾五蓋反徐音刈判普半反渙音奐難如字協韻乃旦反任音壬下二篇注皆同長張丈反休許虯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成王始即王政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即政之事止羣臣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

令效武王所施而為之王又謙而答之曰於乎可嗟嘆也此昭考之道悠然至遠哉我去之懸絶未有等數言其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已之才不足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所以不能循是昭考也又述昭考之德言武王能繼其父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又能上下其家之職事謂治理羣臣使有次序也美矣我之君考武王能以此文王之道自安尊其身是昭考德同文王已不能及欲令羣臣助謀之也鄭唯繼猶判渙謂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堪家多難謂年幼未堪以此為異餘同傳正義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皆釋詁文春秋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乎始判是判為分之義也渙然是散之意故為散也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已才不能繼傳意或然箋正義曰釋詁云昭光也光即明義故為明也釋

詁云艾歷也歷數也轉以相訓故艾為數猶圖釋言文此篇所述皆是王言獨知率時昭考一句為羣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不得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答率時昭考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為君謀也率時昭考猶曰儀刑文王欲令法效之也就其典法而行之謂就昭考之法也圖我所失分散者謂已不能行分張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聚之以助已也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已不堪繼續故易之多衆釋詁文此未堪家多難文與小毖正同但鄭以此篇在居攝之前小毖在致政之後下箋云謂使周公居攝時與此異者各準時事而為說故不同也又重解難成之事謂諸政教已有基業未得平平亦成也謂若制禮作樂營洛之等於時未成也此經雖無傳但毛以此篇為致政之後不得言年幼而未堪也當自謂才智淺短而未堪耳言未者言已得臣之助則堪之故以無助為未堪也紹繼釋詁文以大夫

稱家其家謂其羣臣之家故知謂羣臣也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武王所繼者文王耳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篇陟降庭止與此文相協故全引而說之上云念茲皇祖此言紹庭上下文義正同彌似一人之作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隨才任之不失次序也言尊安其身則以保為安明為尊禮運云君者所明注云明猶尊也以此道尊安其身謂用此文王之道以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是安而且尊也言此者以武王美道如是已欲謀而行之故以此事告羣臣令為已謀之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序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音義敬之一本無之字 疏正義曰敬之詩者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羣臣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傳顯見士事也箋云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傳小子嗣王也將

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聰達於敬之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音義易鄭音亦王以豉反見賢遍反遠于萬反上時掌反佛毛符弗反鄭音弼仔音兹毛云仔肩克也此二字共訓鄭亦同訓此二字云仔肩任也肩古賢反德行下孟反道音導疏正義曰毛以為成王既謀於廟羣臣進而戒之曰王當敬

注同漫子鴆反

其事而行之敬其事而行之天之臨下乃光明顯見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哉王無得稱曰此天乃高而又高在上以為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天乃升降以行其事謂轉運日月照臨四方日月視人其神近在於此不為遠也王既承其戒荅之以謙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於此敬之之意言已心不能達將欲以漸學之令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可行且欲學作有光明之事於彼光明之人謂賢中之賢乃從之學又大是相克勝之道汝等羣臣當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是王求戒之言也鄭唯佛時仔肩一句别義具在箋傳正義曰顯見釋詁文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衆事是士為事之義也箋正義曰顯光監視釋詁文以此承上篇事相首尾故言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天乃光明去惡與善謂天道去惡人與善人其事光明不暗昧也其吉凶不可變易謂善則予之吉惡則加之凶此事一定終不變易言天之可畏也天高又高在上言遠人之意

勿以天為極高謂其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之言天上下其事謂以日月行於晝夜自上至下照知其事故云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其神近在於此故須敬也天神察物不必以日月而知以人事所見舉驗者言之定本注云天謂天高又高在上傳正義曰小子嗣王也者上二篇亦有小子於是始解者舉下以明上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義故為行也以光之照耀所及廣遠故以光為廣佛之為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為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權輿之為始箋亦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箋正義曰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為光明鄭讀佛為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也即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敬之者止謂恭敬其事而已言不聰達者敬雖由已隨事而生事有不知無所施敬言不聰達其意也日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就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定本集注漸作浸

王身當理政事而言學有光明是王意以已不達於政未能即任其事且欲學作有光明於彼光明之人謂選擇賢中之賢乃從之學以賢者必有光明之德故以光明表賢也身方學之未堪為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欲使輔弼之人示語已也王既謙虛如是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於是之時始有居攝之志知者以周公若已居攝則王不得朝廟謀政明於此時未攝政也周公之攝必當有因王自知不堪思任輔弼周公之志宜因此興故於是乃有攝意也若然成王本欲任賢周公因之以攝所以管蔡流言復為疑惑者成王本欲身自為主委任賢臣及周公居攝乃代之為主人臣而代天子職世之所罕聞成王既幼復為管蔡所惑故致疑也周公不為臣輔之必攝其政者若使為臣奉主每事稟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禮作樂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居之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

樂焉周公之攝王政其意在於此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序小毖嗣王求助也箋云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為政以救患難音義毖音祕難乃旦反下禍難之難皆同疏正義曰小毖詩者嗣王求助之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創艾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為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列皆由神明而興此蓋亦因

祭在廟而求助也箋正義曰毖愼釋詁文箋以經文無小字而名曰小毖故解其意此意出於允彼桃蟲

翻飛維鳥而來也言早輔助者初嗣王位而即求之是其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傳毖愼也荓蜂摩曳也箋云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愼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為譎詐誑欺不可信也汝如

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為大鳥也鷦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傳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箋云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衆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音義懲直升反

韓詩云苦也荓普經反爾雅作甹音同蜂本又作螽孚逢反螫音釋韓詩作辛赦赦事也摩尺制反本又作掣曳以制反艾音刈字或作忍下同創初亮反復扶又反譎音決誑九況反拚芳煩反鷦子消反鳥始小後大者也蓼音了

疏正義曰毛以為成王即政求助於羣臣告之云我其懲創於往時而謂管蔡誤已以為創艾故慎彼在後恐更有患難汝等羣臣莫復於我掣曳牽我以入惡道若其如是我必刑誅於汝是汝自求是辛苦毒螫之害耳以管蔡誤已尋被誅戮故自說懲創戒使勿然既言將欲慎患又說當慎其小惡之初始信如彼桃蟲耳為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桃蟲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讒毀周公後遂舉兵誅叛逆是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使至大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家多難之事恐我又集止於患難似蓼菜之辛苦然故須汝等助我慎之言又者非徒多難又集辛苦以此之故求人助已也鄭

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已所以創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讒為小如彼桃蟲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為王室大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不慎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慎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傳正義曰莽蜂摩曳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甹夆古今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莽蜂為掣曳為善自求為王身自求案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箋正義曰懲艾也者懲與創艾皆嘗有事思自改悔之言此云予其懲而明是有事可創故鄭迹其創艾之所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金縢有其事也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書序有其事也成王年十五周公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即舉

兵東伐至二年滅殷三年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
歷年乃已也既創往時畏慎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
羣臣小子無敢掣曳我也掣曳者從旁牽挽之言是挽
離正道使就邪僻故知謂譎詐誑欺不可信若管蔡流
言之類也毒螫如彼毒蟲之螫故言謂將有刑誅傳正
義曰釋鳥云桃蟲鷦其雌名鴱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
名鴱郭璞曰鷦鷯亡消反桃雀也俗名為巧婦鷦鷯小
鳥而生鵰鶚者也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
其雛化而為鵰故俗語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者始為
桃蟲長大而為鷦鳥以喻小惡不誅成為大惡傳言始
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同但毛以周公為武王崩之明年
即攝政為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
之成王猶尚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
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為小罪恨不登時誅
之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
慎其小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

非悔不誅管蔡也箋正義曰肇始允信釋詁文管蔡初為流言成王信之既信其言自然不得誅之今悔於不登時誅之者此謂啓金縢後既信周公之心已知管蔡之妄宜即執而戮之乃迎周公當時以管蔡罪小不即誅殺至使叛而作亂為此大禍故所以為創也箋又言鴟之所為鳥題肩或曰鴞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鴟皆惡鳥也案月令季冬云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鴞不類鴞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鷦鷯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韈雀郭璞注云即鷦鷯是也諸儒皆以鴟為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以鴟與題肩及鴞三者為一其義未詳且言鴟之為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傳正義曰釋詁云堪勝亦任之義也予我釋詁文毛不得有追悔管蔡之事

上經謂愼將來則知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鄭同也當言已才智淺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既已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説將來之事對多難爲文蓼辛苦之菜故云又集於蓼言辛苦也箋正義曰集會釋言文會謂逢遇之也世道未平戰鬬不息於王者爲辛苦之事故言又會於辛苦也上以翻飛爲喻謂長惡使成此云又集于蓼謂逢其叛逆故上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是一事但指意有先後耳言三監及淮夷之難者淮夷之叛亦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小毖一章八句

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箋云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

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音義芟所銜反除草也甸田見反疏

正義曰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為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籍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穫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籍社所以經序有異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人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籍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祀之但此為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焉箋正義曰天官甸師掌耕耨王籍月令孟春云天子親載

耒耜躬耕帝籍是籍田者甸師所掌王所耕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祭義文王親耕者一人獨發三推而已借民力使終治之故謂之籍田也月令說耕籍之事云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周語說耕籍之事云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之者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然則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各五推卿九人發各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因以三孤并六卿是為九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為之耳其士蓋八十一人為之耳月令止有卿而韋昭兼言大夫明亦宜有士也庶人終於千畝謂甸師之屬徒也天官序云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二百人其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芓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

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是借民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為之但以聽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為已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籍田應劭曰籍田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案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為稱而鄭以為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復追述前言號為典法此籍田在於公地歲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為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瓚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籍田千畝者天子親耕之乎聖王制法為此籍田者萬民之業以農為本五禮之事唯祭為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已力所以敬明神也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

取之敬之至也是說籍田之意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埸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强力也以用也箋云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强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强予任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

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
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强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
疾畢已當種也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傳嗿衆
貌士子弟也箋云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饟
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苦有
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傳略利也箋云
俶載當作熾菑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農
夫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其種

皆成好含生氣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傳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麃耘也箋云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傳濟濟難也箋云難者穗衆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也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箋云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于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有飶其香邦家之光傳飶芬香也箋云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

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傳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箋云寧安也以芬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則多得其福右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傳且此也振自也箋云匪非也振亦古也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閒而至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音義柞側伯反除木也澤澤音釋釋注同爾雅作郝音同云耕也郭云言土解也耦五口反芸音云本又作耘除草也畛之忍

反徐又音眞强其良反有餘力易本又作場音亦長張
文反下同徑古定反閒音閑傭音容貸女鴆反烝音證
解音蟹嗿勑感反饁于輒反饋其愧反饟式亮反咯如
字字書作嗸同俶載毛並如字鄭作熾菑下篇同函户
南反下篇同熾尺志反盛也菑側其反穜章勇反下其
穜同株音誅驛音亦𩓐雅作繹繹云生也厭於艷反下
同緜緜如字爾雅云麃也韓詩作民民云衆貌麃表嬌
反芸也說文作穮音同云穮耨鉏田也字林云穮耕禾
間也方遥反射食亦反長張丈反稷户郭反積子賜反
又如字注同秭音姊烝之丞反畀必二反注同飶蒲即
反芬芳也說文云食之香也字又作苾音同一音蒲必
反注同椒子消反徐子料反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
誤也此論釀酒芬香無取椒椒氣之芳也案唐風椒聊
云椒之性芬芳王注云椒芬芳之物此傳云椒猶飶飶箋
芬香椒是芬芳之物此正相協無故改字為俶俶始也
非芬香馨呼庭反且七也反又子餘反下同見賢遍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周公成王之時耕籍以勸下民祈社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始芟其所田之草始除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烝達然後耕之其耕則釋釋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其皆耘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之畛其所往之人維為主之家長維處伯之長子維次長之仲叔維衆之子弟維强力之兼士維所以傭賃之人此等皆往畛隰芸除草木盡家之衆皆服作勞有嗿然而衆其來饟饋之人即其婦之與士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為苦乃謂饟饋已為勞思逆而媚其行饟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深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略然而利者其所用之耜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之中以種其百衆之穀此穀之種實皆含此當生之活氣故從土中驛驛然其鑚土以射出其土也乃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綿綿然用其力麃芸之以此

至於大熟則穫刈之濟濟然穗衆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秭言其多無數也天下豐熟而此在上稅而取之以為三種之酒以為五齊之醴進予先祖先妣又以會聚其百衆之禮而為祭祀此所為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祭祀為鬼神所饗為我國家之光榮也此所為之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為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既治田得穀用之祭祀而使鬼神歡悅邦國安寧祭祀得所故能誠感天地心非云此而有此謂禎祥之應事未至而先來也心非云今而有今謂嘉慶之事不先聞而即至也此事乃自古以來當如此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非獨於此周時鄭以俶載為熾菑熾然入地而菑殺其草於南畝之中又以烝畀祖妣為祭祀之禮以祀宗廟以洽百禮為饗燕之禮以待賓客既言二禮又反而申之言此所為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饗燕賓客為賓所悅為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為酒

醴有如椒之香馨用之以祭祀鬼神為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又以且為辭以振為古餘同傳

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為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為場信南山云疆場翼翼是也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一家之尊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别有伯則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季者以季幼少宜與諸子為類也於今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訓幼者季之衆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耘者若幼則從饟而行下云有依其士是也强有力能兼人者故云强强力也以者傭賃之人以意驅用故云用也箋

正義曰載始也者此本其開地之初故載為始原隰者地形高下之别名隰指地形而言則是未嘗墾發故知謂新發田也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故知謂舊田有徑路知

者強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強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強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強有餘力彼民作甿注云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然則甿民是一故以民言之以謂閒民今時傭賃者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是有閒民傭賃之事也又解云以之意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此傭力隨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彼雖為師發例要以者任其東西故引之以證此太平之世而得有閒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存立於為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職是雖太平之世必為人傭故此得有之也土氣烝達者周語說將耕之事云陽氣俱烝土膏其動韋昭云烝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此陽氣烝達可耕之候然則土氣烝達者謂陽氣升

上達出於是耕之故土得釋釋然而散也釋訓云釋釋耕也舍人曰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言輩作者合家盡行輩輩俱作言趨時也千耦謂為耦者千是二千人為千耦與十千維耦異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所往皆徧也故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見美其陰陽和得同時就功也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務疾畢已當種也已猶了欲疾耕使畢了故下經而種之傳正義曰嗿衆貌者以耘者千耦饟者必多故知嗿為衆貌士者男子之稱而不在耕芸之中宜其幼者行饟故為子弟此經言有嗿其饁以目之婦士俱是行饟之人七月云同我婦子子即此之士也箋正義曰饁饋釋詁文孫炎曰饁野之饋也依文與媚相類媚為愛故知依亦愛也傳正義曰略利釋詁文箋正義曰實種子也者此說初種故知實為種子函者容藏之義故轉為含猶人口含之也活者生活故為生言種子內含生氣種之必生也傳正義曰達射也者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為

射釋訓云驛驛生也舍人曰穀皆生之貌是驛驛其達謂苗生達也厭厭者苗長茂盛之貌其傑苗之傑者亦是苗也而與其苗異文傑謂其中特美者苗謂其餘等者二者皆美茂故俱稱厭但以齊等苗多重言厭厭齊耳以二者相涉故傳詳其文故云有厭其傑言苗傑然特美也箋申特美之意故云先長者傑既是先長明厭厭其餘衆苗齊等者麃是芸之別名緜緜是麃之貌釋訓云緜緜麃也孫炎曰緜緜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絕也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在田稷刈不得有濟濟之容但容止濟濟者必舉動安舒此刈者以禾稠難進不能速疾故亦以濟濟言之言難者箋申之云穗衆難進也箋正義曰烝進畀予洽合皆釋詁文箋以下云有飶有椒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當之以洽百禮為合聚衆禮其用酒醴者祭祀以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燕之屬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同而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即

云有壬有林林謂諸侯之君故箋以為合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為說則與烝畀祖妣共為祭祀之禮此以有二事故以為饗燕之禮皆觀文為義故三者皆異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傳正義曰苾芬香也者飶者香之氣故為芬香也箋正義曰芬香之酒醴者箋以此充饗燕下充祭祀者以言邦家之光謂國有光榮是於賓客之辭也胡考之寧言身得壽考與祭之祝慶萬壽無疆義同是於鬼神之辭也及知此為饗燕下為祭祀以饗燕施於賓客故云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祭祀進於祖妣故云多得福祿於身得壽考傳正義曰椒猶飶也者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云猶如飶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雖及胡耇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為壽也考成釋詁文言考者明老而有成德蕩曰雖無老成人是也且此振自耇毛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箋正義曰振亦古也者箋以爾雅

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為振亦古也以上陳祭饗二事此承上文故云饗燕祭祀直言饗燕祭祀謂為之得其所也有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接之以禮則人神慶悦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嘉慶謂王者所得美善之實事禎祥謂嘉慶之前先見為徵應者也以其分為二文故屬禎祥於上句屬嘉慶於下句但禎祥為嘉慶而先見故言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以禎祥是事之先應故言先來見嘉慶是善之實事故云不間而至二者意亦同也此禎祥嘉慶自天為之享燕之禮得所不謂其至而已至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又古以來當皆如此非適今時美此太平之主能重於農業獲此福慶故歌之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序良耜秋報社稷也音義耜音似田器也疏正義曰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耕種多獲以明報祭所由亦是報之事也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秋下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傳畟畟猶測測也箋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

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或來瞻女

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傳

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箋云瞻視也有來

視女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

賤者猶食黍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

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

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傳挃挃穫聲也

栗栗衆多也墉城也箋云百室一族也草穢既除而禾

稼茂禾稼茂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千耦其耘輩作尚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傳黄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箋云捄角貌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饁之事於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復求有

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穡也音義畟楚側反爾雅云畟畟耜也郭云猶嚴利也種章勇反筐丘方反筥紀呂反饟式亮反笠音立糾居黝反又其皎反鎛音博趙徒了反刺也又如字沈起了反又徒少反薅呼毛反說文云拔田草也又云或作茠引此以茠荼蓼荼蓼上音徒下音了刺七亦反下同盛音成去起呂反朽虛有反爛也挃珍栗反積子賜反比毗志反注同櫛側瑟反酺音蒲又音步醵其據反又其畧反合錢飲酒也犉如純反本亦作犉捄音蚪復扶又反下同

疏正義曰毛以為農人以畟畟然利刃善耜始事於南畝而耕之種其百衆之穀其實皆含此當時生之氣故生而漸長農人事而芸之於是有來視汝之農人者載其方筐及其圓筥其筐筥所盛以饟者維是黍也既饟到田見其農夫所載之笠維糾然其田器之鎛以此趙而刺地以薅去荼蓼之草其荼蓼之

草既朽敗止黍稷乃茂盛止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挃挃然為聲既穫訖乃積聚之栗栗然衆多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既蹂踐而治之則以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百室皆盈滿而多穀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如此國家乃殺是犉牡之牲有捄然者此牲之角用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嗣繼其先歲復求其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以養人又求良善司嗇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勤勸農常得豐年也鄭唯俶載為熾菑為異餘同傳正義曰畟畟猶測測者以畟畟文連良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為利之意也釋訓云畟畟耜也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笠所以禦暑雨也者笠之為器暑雨皆得禦之故兼言也其鎛斯趙則趙是用鎛之事鎛是鉏類故趙言刺地也又釋草云薔虞蓼某氏曰薔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為水草也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

葉舍人曰荼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荼謂委葉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箋正義曰瞻視釋詁文下言婦子寧止明此以為不寧故知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之下即云饟黍故知筐筥所以盛黍也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為忌日貶而用稷是為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瞻汝是見彼農人之時而陳其笠其鎛故知見農人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草定本集注皆云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與俗本不同傳正義曰釋訓云挃挃穫也栗栗衆也李巡曰栗栗積聚之衆孫炎曰挃挃穫聲也皆取此為說也城之與墉俱得為墉但此比高大故為城箋正義曰百室一族也者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為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酇是酇以鄉尊於遂故舉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篇言百室雖未必一人作而

其文千百不同故解其意千耦其耘輩作者尚衆故舉多言也一族同時納穀見聚居者相親故舉室言也又解族黨州鄉皆為聚屬獨以百室於親親之意由百室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同祭酺合醵之歡也故徧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洫故知百室共洫間而耕彼注云百夫一酇之田為六遂之法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故得舉之為制以言族也祭酺者族師職云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也古書酺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族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醻酢馬鄭於彼雖以酺步為疑而以酺為正故此以酺言之蝝螟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為災害故祭以止之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醻即此

合醆也禮器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醆與注云合錢飲酒為醆王居明堂之屬乃命國家醆是也族師雖云祭酺不言即為醆飲酒禮記自有醆語不云醆是族法鄭知祭酺必有飲酒合醆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即云春秋祭酺亦如之是於祭酺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為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酺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醻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為須合錢也唯族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師之法故箋以為同族之禮傳正義曰黃牛黑脣曰犉者釋畜直云黑脣犉以言黑脣明不與身同色牛之黃者衆故知黃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脣曰犉取此傳為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牛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角以黑而用

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脣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角尺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宜與賓客用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為正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牛三牲為大故特言之以似以續似則為嗣嗣續俱是繼前之言故為嗣前歲續往歲之事前往一也皆求明年使續今年據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為前往也箋正義曰捄角貌者此有捄其角與兕觥其觩角弓其觩觩皆與角共文故為角貌以上言其饟是婦子所為也言寧止遂結上句故知安無行饁之事序云秋報社稷故云於是殺牲以報祭社稷也此為年豐報祭而云更求嗣續故知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嗣往事者復求以養人也言今歲已有豐年得穀養人求今後歲復然也嗣續一義也豐年養人亦一事故因其異文而分屬之耳甫田云以介我

稷黍是求有年也以穀我士女是求養人也續古之人文連㝳牡之末則亦祭求之非人無以續人明求將來之人使續往古之人農事須人唯司嗇耳故知求有良司嗇謂求善田畯也言得善官教民可以益使年豐故也司嗇巳有選擇而祭神求之者得賢以否亦是神明所助故因祭求之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箋云繹又祭也天子諸侯也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音義絲衣繹祭之服繹音亦祭之明日又祭也字書作繹融餘戎反尚書作肜音同疏正義曰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祭宗廟

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尸尸得之得禮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則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為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說受聖旨不須引人為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史傳無文不知誰著之故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止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為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著之不云詩序本有此文則知鄭意不以此為子夏之言也鄭知非毛公後人著之者鄭玄去毛公未為久遠此書有所傳授故知毛時有之若是後人著之則鄭宜除去答之以此明已不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

興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靈
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
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
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
是此以否箋正義曰繹又祭釋天文李巡曰繹明日
復祭曰又祭知天子諸侯同名曰繹以祭之明日者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有事謂祭事也以辛巳日祭壬午而繹是皆為諸侯
用祭之明日此則天子之禮同名曰繹故知天子亦
以祭之明日也故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知
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之祭禮
也其下篇有司徹云若不賓尸注云不賓尸謂下大
夫也以言若不賓尸是對有賓尸者有司徹所行即
賓尸之禮是即大夫曰賓尸案其禮非異日之事故
知與祭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繹卿大夫謂之賓
尸是繹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繹賓尸者繹祭

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周曰繹商謂之彤者因繹又祭遂引繹天以明異代之禮別也彼云周曰繹商曰彤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意尚書有高宗彤日是其事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傳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箋云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

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鼎圜弇上謂之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傳吳譁也考成也箋云柔安也繹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音義紑孚浮反徐孚不反又音培又音弗載如字又音戴同弁皮變反俅音求恭慎也說文作絿同鼒乃代反郭音乃鼒音兹徐音災郭音才說文作鎡字音兹塾音孰門側堂也或音育冪亡歷反本亦作鼏圜音圓弇古奄字兕字又作兕徐履反又觥古横反罰爵也字又作觵同觩音虯本又作觓吳舊如字說文

作吴吴大言也何承天云吴字誤當作吴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吴吴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敖五誥反本又作傲注同譁音花讙火官反又火元反慢亡諫反疏正義曰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畀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上言於祭之前使士之行禮在身所服以絲為衣其色紑然而鮮絜在首載其爵色之麻弁其貌俅俅而恭順此絲衣載弁之人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籩豆降往於門塾之基告君以濯具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肥充又發舉其鼐鼎及鼒鼎之覆冪而告此鼎之絜夫祭之初惟畀者行事尚能恭順故至於當祭事尸禮無失者以此至於祭末旅醻之節兕觥罰爵其觩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思自反不讙譁不傲慢每事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於神明是得壽考之休徵言祭而得禮必將得福故美而歌

之傳正義曰絲衣祭服也者此述祭事故知絲為之故云絲衣祭服傳雖不解弁亦當以為爵弁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也絲衣與紑共文故為絜鮮貌也載弁謂人戴弁也戴弁者俅俅則俅俅人貌故為恭順貌也基門塾之基者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為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孰思其事是塾為門之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繹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為失明其當在門外祊以東方為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故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又禮器曰為祊乎外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注言之

則祊繹大同而繹統名焉繹必在門故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徂牛是從此往彼為先後之次故知詩意言先小後大為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鼒既絕大鼐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鼒此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鼒及鼐不言自徂蒙上自徂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者取鼒為韻故變其文也箋正義曰載猶戴也者載者在上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戴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冠禮有爵弁服緇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羣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繹之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齊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

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準特牲為說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鼎冪告絜彼先視濯籩豆次視牲次舉鼎先後與此羊牛鼒次第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然是視壺濯籩豆矣以此知自堂徂基是告濯具從羊之牛是告充鼒鼎及鼐是舉冪告絜也禮之次者謂特牲之禮為此次故準之以說天子之禮也鼎圜弇上謂之鼒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以傳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以足之傳正義曰吳譁考成者人自娛樂必讙譁為聲故以娛為譁也定本娛作吳考成釋詁文箋正義曰柔安釋詁文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其禮小於天子尚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今此繹之禮至旅醻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知至旅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旅而可

獻醻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夫賓尸之禮猶天子之繹所以無兕觥解者以大夫禮小即以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上經說祭初行禮唯謂士耳此言飲美皆思自安則是諸助祭者非獨士也以祭末多倦怠傲慢故美其於祭之末能不讙譁不傲慢則於祭前齊敬明矣恭敬明神必將獲福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之事故言徵也

絲衣一章九句

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音義酌音灼字亦作汋大如字徐音泰疏正義

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廟作者覩其樂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此經無酌字序又說名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民故名篇為酌毛以為述武王取紂之事即是武樂所象衆鄭以為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成王所由功成而作此樂所以上本之也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偏告羣廟也言酌先祖之道者周之先祖后稷以來先世多有美道武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育養天下故詩人為篇立名謂之為酌序其名篇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以經陳文王之道武王得而用之亦是酌取之義但所酌之事不止此耳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為文王養紂此言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為

同非經養也酌左傳作約古今字耳箋正義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文雖六年已作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初成之時未奏用也其始成告之而已故此篇歌其告成之事言此者以明告之早晚謂在居攝六年告之也知然者以洛誥為攝政七年之事而經稱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禮祀於新邑時待成王即政乃行周禮禮既如此樂亦宜然故知大武之樂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傳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箋云純大熙興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是周

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我龍受之

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傳龍和也蹻蹻武貌造爲也箋云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蹻蹻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實維爾公允師傳公事也箋云允信也王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音義於音烏注同鑠舒灼反蹻居表反造毛才老反鄭七報反詣也傳直專反

疏正義曰毛以爲因告大武之成故歌武王之事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由既誅紂故於是令周道大明盛矣是大明之故遂有大而又大謂致令時之太平也又本用師

取昧之事所以為可美者以我周公用天人之和而受之言以和受殷非苟用强力也蹻蹻然有威武之貌者我武王之所為則用此武而有嗣文王之功王能如是故歎美之實維爾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以此故作為大武以象其事鄭以為大武象武王伐紂本由文王之功故因告成大武追美文王之事於乎美哉文王之用師衆也乃率殷之叛國養是暗昧之君以成其惡故民服文王能以多事寡以是周道乃大興矣由有至美之德誠義足以感人是以大賢士來而助之賢士既來我文王寵而受之來者既受用故蹻蹻然有威武之士競於我王之造言其皆來造王王則寵而用之以此而有嗣續言其傳相致達續來不絕由是武王因之得成功作樂故歎美之實維以武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言武王以文王之故故得道也傳正義曰鑠美釋詁文又云遵率循也俱訓為循是遵得為率武王於紂養而取之故以養為取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者昧也

故轉晦為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又緝熙之訓皆為光明介字毛皆為大則此亦宜然王肅云於乎美哉武王之用衆也率以取是昧謂誅紂定天下以除昧也於是道大明是用有大大言太平也箋正義曰純大熙興皆釋詁文以卒句乃言信得用師之道於此未宜歎其大大故依常訓以介為助以武王之業因於文王養紂不伐是文王之事此說大武功成文宜本之於父故以為美文王之師養者承事之辭故云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云者昧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故云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之至德孔子歎美文王謂之至德是周道以養紂之故遂得大興也孟子說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父歸之也天下父歸之其子焉往也是天下歸往之也文武之士並歸周但下言蹻蹻是威武之貌故云

有致死之士衆來助之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襄四年左傳文傳正義曰龍和也者龍之為和其訓未聞魯頌稱蹻蹻虎臣故為武貌造為釋言文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從和同與周也箋正義曰龍寵也者上言大介為大來助周則我龍受之龍此大介寵之以龍為聲故龍為寵也來即寵受人皆羨之故蹻蹻之士爭來造王而王又用之則其餘嗣續而至儒行說交友之道久相待遠相致故以有嗣為傳相致也從大介至有嗣即之為三等言從周之士有先後而至也傳正義曰公士釋詁文箋正義曰允信釋詁文王說行文王之士至此乃進武王故言武王之士所以舉兵克勝謂伐紂勝之也

酌一章九句

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箋云類也禡也皆師祭也音義禡馬嫁反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為注疏正義曰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為類祭於上帝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之武名篇曰桓則謂軍衆盡武諡法闢土服遠曰桓是有威武之義桓字雖出於經而與經小異故特解之經之所陳武王伐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王業代殷為王皆由講武類禡得使之然作者主美武王意在本由類禡故序達其意言其作之所由講武是軍衆初出在國治兵也類則於內祭天禡則在於所征之地自內而出為事之次也箋正義曰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

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注云上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言祭於南郊則是感生之帝夏正於南郊祭者周則蒼帝靈威仰也南郊所祭一帝而已而云五德之帝者以記文不指言周不得斥言蒼帝故漫言五德之帝以總之又嫌普祭五帝故言南郊以別之五德者五行之德此五方之帝各有本德故稱五德之帝太昊炎帝之等感五行之德生亦得謂之五德之帝但類於上帝謂祭上天非祭人帝也且人帝無時在南郊祭者以此知非人帝也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以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言依郊祀為之是用歐陽事類之說為義也言為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向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為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

歐陽也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人周即當以后稷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禮故貉祭禱氣象之千百而多獲由此二注言之則禡祭造兵為軍法者為表以祭之禡周禮作貉貉又或為貊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綏萬邦屢豐年箋云綏安也屢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　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士事也箋云天命為善不解

倦者以為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於昭于天皇以間之傳間代也箋云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天以武王代之音義屢力住反亟欺冀反數也下同解音懈注同於音烏注同間間厠之間注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武王誅紂之後安此萬邦使無兵寇之害數有豐年無饑饉之憂所以得然者上天所命命為善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其天下之事是其為善不倦故為天所命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除其四方之殘賊能安定其家謂成就先王之業遂為天下之主乃歎

而美之於乎此武王之德乃明見於天殷紂以暴虐之故武王得用此美道以代之鄭唯下二句為異言於明乎曰天言天道之大明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之故天以武武王伐之餘同箋正義曰綏安釋詁文又云亟屢疾也同訓為疾是屢得為亟也經言萬國箋言天下天下即萬國也堯典云協和萬邦哀七年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唐虞夏禹之時乃有此萬國耳王制之注以殷之與周唯千七百七十三國無萬國矣此言萬國者因下有萬國遂舉其大數此文廣言天下之大不斥諸侯之身國數自可隨時變易其地猶是萬國之境故得舉萬言之此安天下有豐年謂伐紂即然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天命為善不解倦者以天命匪解為下文總之克定厥家是天下之事故知天命以為天子也安有天下之事謂天下衆事武王能安而有之以天下為任而行之不解言其當於天意也以當天意故天

命之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謂既能誅紂又四方盡定由是萬國得安陰陽得和此言結上之意也家者承世之辭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王雖有其業而家道未定故於伐紂其家始定也傳正義曰閒代釋詁文毛傳未有以于為曰皇多為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或然箋正義曰于曰皇君釋詁文言於明乎曰天言天去惡與善其道至光明也以武王代紂即是明之事言武王當天意以代紂所以歎美之

桓一章九句

序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音義賚來代反與也徐又音來

疏正義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既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為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無賚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故名篇曰賚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之德以戒勑受封之人是其大封之事也此言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為諸侯下文則云虎賁之士脫劒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箋正義曰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廣唯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守文之世不應得然且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引此文以為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為諸侯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為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

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言大封於廟樂記未至廟而已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傳勤勞應當繹陳也箋云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

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時周之命於繹思箋云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音義敷音孚繹音亦徧音遍下篇同於鄭如字王音烏王于況反又如字下篇同疏正義曰武王既封諸臣有功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勑之言我父文王既以勤勞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天下之業我當受而有之故我徧於是文王勞心之事皆陳而思行之我往以此維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王勞心之事是我周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受封者亦當陳而思行之言已陳行文王之道勑諸臣亦使陳而行之以此而至於太平故追述而歌之也傳正義曰勤勞應當繹陳皆釋詁文

箋正義曰敷訓為布是廣及之義故云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由此勞心以有天下之業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為天子也今我往以此求定者往者自已及物之辭謂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者言是者上之勞心也上天之命命不解怠者故知勞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此詩為大封而作故知於繹思是勑諸臣受封使陳而思行之文王之道可永為大法故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於亦歎辭也

賚一章六句

序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箋云般樂也音義般薄寒反注同守手又反般樂也音洛崔集注本用此注為序文 疏正義曰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之樂

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岳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喬嶽翕河是祀河岳之事也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為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為鄭注未知孰是岳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禮於中岳無事故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岳之四故周禮岳瀆連文序既不言五岳故亦不言四瀆以河是四瀆之一故舉以為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然則河為四瀆之長巡守四瀆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傳高山四嶽

也隨山山之隋墮小者也翕合也箋云皇君喬高猶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數為九祭者合為一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傳裒聚也箋云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

音義於音烏注同隨吐果反注同郭云山狹而長也又同果反字又作墮喬嶽上音橋下音岳翕許及反裒蒲侯反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

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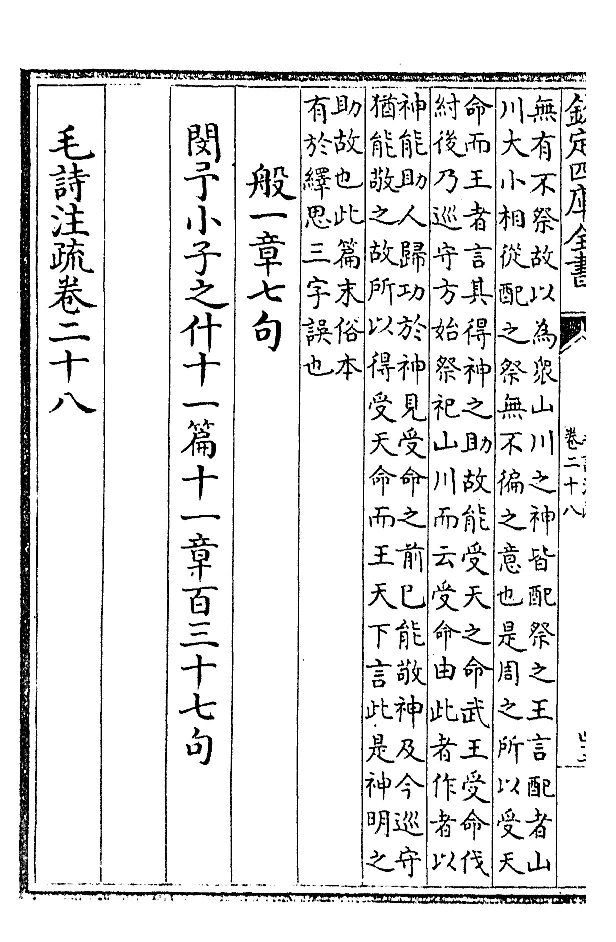
疏正義曰毛以為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處則登其高山之岳而祭之其祭之也於大山之傍有嶞嶞然之小山與高而為岳者皆信案山川之圖者又合九河為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於是配而祭之能為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鄭唯以皇為君裒為衆為異餘同傳正義曰岳必山之高者故知高山四岳也嶞山對高山為小故知山之小者嶞嶞然言其狹長之意也毛於皇字多訓為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無違四面巡岳升祭其高山傳意或然翕合釋詁文箋正義曰皇君喬高釋詁文猶圖釋言文以於已是歎美之辭故以皇為君君是周邦謂為天子也巡守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岳也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禮皆言望秩于山川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則知嶞山喬嶽允猶翕河皆謂

秩祭之事故云小山高岳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此即望秩秩之事也喬岳與上句高山俱是一事但巡守之禮其祭主於方岳故先言陟其高山又說望秩之意言小山亦可與四岳同祭故又言喬岳令與小山為類見其同祭之耳允猶之文承山岳之下可案山圖耳而幷云川者山之與川共為一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案圖耳但河分為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翕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之不蒙允猶自河以外其餘衆川明皆案圖祭之故云信案山川之圖信者謂審信而案之又解山不言合獨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河祭者合之為一故云翕也禹貢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是大陸之北敷為九河敷者分散之言與播義同故彼注云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為逆同言相迎受也然則因大陸分而為九至下又合為一以其首尾是一故祭

者合之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為九也禹貢兖州九河既道孔安國注云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鄭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為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鄭言九河之名釋水文也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者禹大使徒衆通水道故曰太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釜者水多渚其渚往往而處狀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者水流而簡大也絜者言河水多山石之苦故絜絜苦也鉤盤者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故曰鉤盤鬲津者河水狹小可隔為津故曰鬲津孫炎曰徒駭者禹疏九河功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太史者大使徒衆故依名

云胡蘇者水流多散胡蘇然簡者水通易也鉤盤者水曲如鉤盤桓不前也鬲津者水多阨狹可隔以為津而橫渡也是解九河之名義也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為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三河之名下以縣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六者商所不言蓋於時以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鉤盤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絜覆釜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具知所在故云往往有其遺處是其不審之辭也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縣東光有胡蘇亭鬲盤今皆為縣屬平原渤海東光成平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其遺處焉璞言盤今為縣以為盤縣具

餘亦不審也雖古之河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兗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故鄭志趙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為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為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為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為九也答曰兗州以濟河為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為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覲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為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為逆河入于海明幷為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幷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為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幷為一未知幷從何也傳正義曰褎聚釋詁文箋正義曰釋詁云褎衆多也俱訓為多是褎得為衆釋詁云妃合會對是對得為配言偏天之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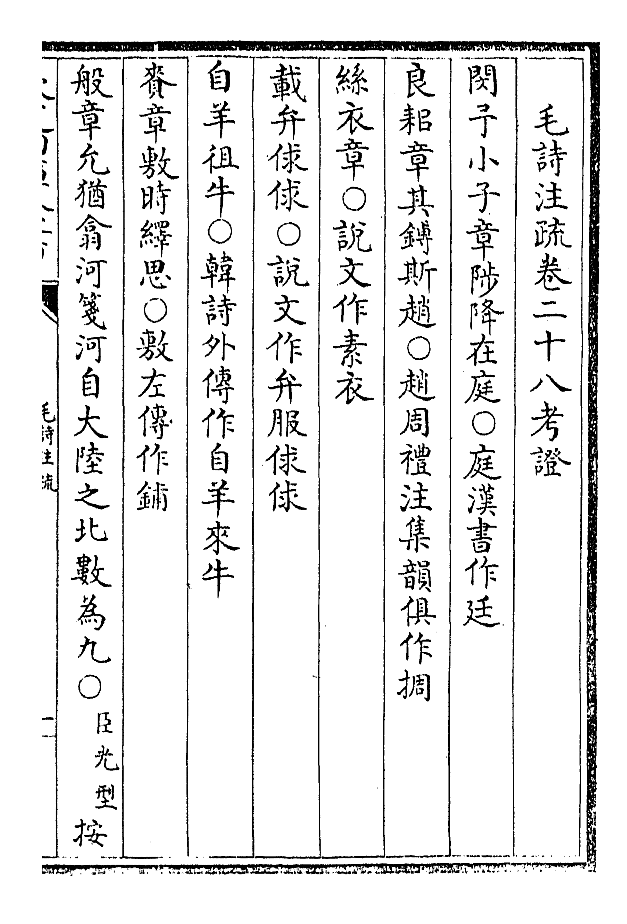


無有不祭故以為衆山川之神皆配祭之王言配者山川大小相從配之祭無不徧之意也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王受命伐紂後乃巡守方始祭祀山川而云受命由此者作者以神能助人歸功於神見受命之前已能敬神及今巡守猶能敬之故所以得受天命而王天下言此是神明之助故也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毛詩注疏卷二十八



毛詩注疏卷二十八考證

閔予小子章陟降在庭○庭漢書作廷

良耜章其鎛斯趙○趙周禮注集韻俱作⿰扌周

絲衣章○說文作素衣

載弁俅俅○說文作弁服俅俅

自羊徂牛○韓詩外傳作自羊來牛

賚章敷時繹思○敷左傳作鋪

般章允猶翕河箋河自大陸之北數為九○臣光型按

苑洛語録云九河故道今永平府撫寧縣碣石山與諸家所載碣石之狀合則九河在滄平間海之灣山東通志馬頰在商河覆鬴在海豐鉤盤在德平鬲津在樂陵徒駭在齊河皆濟南府所屬今真定去濟南東西六百餘里古河自洚水直趨而北至大陸皆真定地又北播為九河固永平河間地也不應河至大陸北而東反迴流而南以至濟南之境考明一統志亦謂在濟南不足據從韓說為近

箋疏齊桓公塞爲一者不知所出何書〔〕臣光型按

春秋保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

當是本此

毛詩注疏卷二十八考證